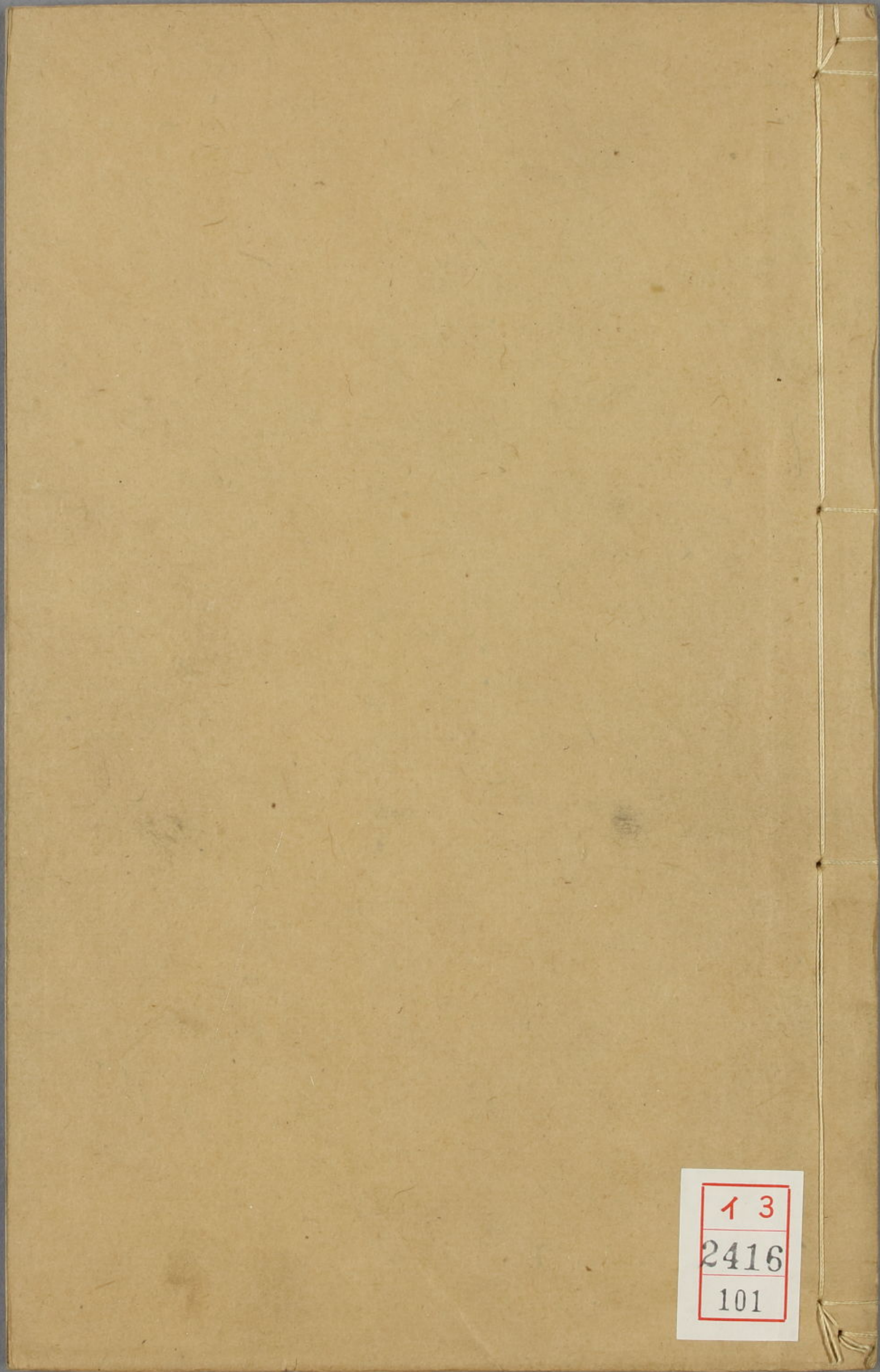




13
2416
101



周禮類纂卷三百一十七

武功部十二

先鋒

願從征伐一

家語曰孔子北遊于晨山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

言爾志者將焉為十路在爾志爾志曰志者心之所

向也故之者止於此矣夫志者心之所向也故之者

止於此矣故之者止於此矣故之者止於此矣故之者

止於此矣故之者止於此矣故之者止於此矣故之者

止於此矣故之者止於此矣故之者止於此矣故之者

43
2416
101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半澤文庫

武功部十二

願從征伐 簿籍 軍刑 致師 發軍

先鋒 鄉導

願從征伐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于農山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鉞唯由能之 後漢書王霸傳曰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 唐書馬璘傳曰馬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願從征伐

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又李晟傳曰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圍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將一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鐘而還吐蕃乃解圍去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又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朝臣多請宥懷光

者燧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

願從征伐二

投筆

請纓

漢書班超傳曰超爲官傭書常輟業投筆歎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

張鷟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史

原從軍行

狗國難

當一隊

爲前鋒

漢書李陵傳曰陵叩

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北征記曰永樂時忠勇

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獄主虐人違天逆

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

原卜式

奮身

實憲奮擊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奮身

實憲奮擊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奮身

實憲奮擊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奮身

實憲奮擊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奮身

奮身

實憲奮擊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奮身

實憲奮擊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奮身

實憲奮擊

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奮身

身國難賜爵關內侯 實 呂蒙十五擊賊 張奮二

十領兵 見吳志呂蒙年十五六竊婦姊夫鄧當擊賊當顧

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止歸白母母怒欲罰之蒙曰貧

又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火攻車步騭薦之昭

不願曰汝年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 增 尚能被甲

阿奮不才年不為少也領兵連有功 增 尚能被甲

上馬 更學兵書戰策 尚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

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

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嬰鏖哉是翁也遂遣援 唐書馬燧傳曰燧與諸兄

儒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

兵書戰策

願從征伐三

增詩唐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

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

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

悠悠赴遐征洒涕別親戚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

戈且吞聲開邊報明主寧顧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

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隅邦家有急難詔書

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

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隴頭樹月照原

上骨成功勒燕然千載名不沒

簿籍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茷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

武功部

增簿籍

增簿籍

車徒讀書契

鄭元注曰讀書契謂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李靖問對曰臣

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增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原簡稽

動衆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註士卒器簿書也稽要籍也簡閱也令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為之

持囊

立符

丙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馭吏因刺取探候之知虜入雲中代郡因白吉

虎符

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

增比籍

判簿

唐書兵志曰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判簿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

兵部

乃不能歲比其籍又百官志曰兵部郎中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讀書契

立簿注

上註見第一唐書蘇瓌傳曰時十道使括天

更相

度歲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

為四籍

為二

籍

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疆騎分隸十二衛總

六千

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

六百

內弩手六千其制皆釋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

五尺

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

為團

皆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十

簿籍

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關取京旁州府士
以戶部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伍符軍書羽檄漢書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符者軍行士伍相保符信詳將帥註尺籍以書軍令伍
夫躬言軍書交馳而相轉羽檄重跡而押至邊遽乃
至吳語遽聞晉書以小冊記兵出片紙指名宋紀
曰曹瑋知秦州數言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
李迪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
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
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於
廉訪司有給掃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
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繁囊出片紙指其名曰
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
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

簿籍四

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請
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神策兵既發殆一報
盡忠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再報邊兵略纂聞曰弘治間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
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
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簿籍五

策唐劉蕡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
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

增議宋錢若水撰劉琪謚議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
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

軍刑一

武功部

司監貢

簿籍 軍刑

五

增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
赦 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
其于爾躬有戮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
軍衆誅後至者 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
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
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

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
此將之武也 海錄碎事曰兵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
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 兵略纂聞曰嘉靖
間毛伯溫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請自
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以徇總帥則具狀
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爲師

軍刑二

增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
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徇 八編類纂曰代宗以
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

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孔帖曰李洪正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宋史岳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八編類纂曰金忽斜虎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弇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又二史考曰明英宗時阿台朶兒只伯數寇甘涼命王驥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明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一軍震慄兵略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寇巡撫李遂守泰州城召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

者亟趨左不能者聽諸將士紛紛爭走左一人趨左復還若有避者斬以徇移檄諸營誓必死

軍刑三

正邪

討叛

左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

非令

以法

刑不以正邪

又威

軍刑

軍禁

禮

周禮

獲雙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禮曰此一夫不勝其勇前固曰擊匈奴是也起非吾令也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郭躬傳曰寶

丹道

殷渠

唐書尉秦彭為副彭之在別屯漢郭躬傳曰寶

往廷人數其罪斬之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廬酒中令曰天子

以鄆人參別而戌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殺婦斬甥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亂人重足屏息殺婦斬甥晉書郭默傳曰永嘉之亂默帥眾自為塢撫循將士甚得權心默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之嘉初以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唐書實執傳曰默初以其甥為腹心偶夜出呼不時至唐書實執家奴明法命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按狀誅情戒通鑑宋紀曰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堂上指曙起并召用青曰令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門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八人按以敗亡狀晉諸將繼被擒左大震劉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幘由是衆斬子殺叔壽春連年未下劉仁瞻幼子皆畏服

自監頂

軍刑

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瞻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愛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曰曲端將兵日有叔父之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絃制敗歸既誅乃成服發喪其畏服不察軍憲戮犯命禮隱其姪兒曲端尚享毅干旗鼓傳殺敵為臣干旗鼓千犯令也順為武

仁而武師眾以順為武

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軍中曰有一軍事諫者死秦兵鼓噪賜號馬服君髡職吏擢近侍校尉孫隆遂傳曰射聲最親戲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通鑑宋紀曰蒙古子阿速帶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擢近侍數人有

拔民慈 鞭其背 撻之市 唐書周輝傳擢拜義成節

者命其背一軍大治典故紀聞曰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春謝之

斬中丞 斬副使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景城河業政弛謬侍御史崔眾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眾以兵付光弼眾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眾收繫之會使者至拜眾御史中丞光弼承使者有罪已前繫今但斬眾以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厚傳曰楊師立反命仁厚言謂之師立威震三軍還明曰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狗

師出以律 民服以罪 公曰三罪而民服 有死無犯

武功部 尚監類稿卷二十一 軍刑 九

明恥教戰魏絳曰軍士有死無犯猛以濟寬威

克厥愛師以嚴終功用威克屬在戎行貞其

師律率職用威齊民以法有令必行無瑕可

戮敗軍責帥用法伏辜立武知禁守文經武

增一人不戮一軍皆震左傳曰僖公二十七年楚

子儀朝而畢不戮一人唐書路嗣恭傳曰嗣恭為郭

嗣恭因稱疾守亮至擲枕稱善給車歸葬宋史張

即殺之一軍皆震擲枕稱善給車歸葬宋史張

徽方戰退周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

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

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

將以狗八編類纂曰周世宗既誅樊愛能以何徽先

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取穀

之而給櫓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

立斬借釜立磔民田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

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

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以狗禽州史料岐陽王世家曰

李文忠入杭州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

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狗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謁者膝進唐書寶軌傳曰軌從討王世

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撻流血人見者皆重足

股栗由是蜀盜悉平唐書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

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唐書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

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

而止非公使毋走馬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唐間將軍之令撓孫吳之法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恥大為防而猶踰小不忍而恐亂

武功部同監領函卷一百十七軍刑

受榮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魏絳戮楊干之僕 陸遜髡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錐爽理兵之體 罰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

軍刑四

增不以鄉里故廢法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南人取民家一筭覆官鎧蒙曰 臨賊境而害主將 曰李國貞死以郭子儀代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害主將名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 親故無脫 唐書關稜傳曰部兵皆羣盜即斬以徇

故無 脫者 具聞請釋 兵略纂聞曰成化時韓雍征大藤峽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致師一

增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 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增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

武功部

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
稍引却殺數十人眾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
元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
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
人死之

致師三

原訟敵

嘗寇

周禮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傳嘗寇而速去

之嘗

蹈師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

周禮環人掌致師注致師

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踞轉鼓琴

遣書遺

張路輔樂致楚師踞轉而鼓琴轉衣囊也魏氏春

畏

秋曰諸葛亮屯渭南糧少欲速戰魏勅司馬宣王堅壁
挫其鋒亮屢遣書又致巾幘人喪巾遺 靡旌摩壘 折
杖節奉詔勅乃止巾幘婦人喪巾遺 靡旌摩壘 折
之巾幘言其無勇以掉之幘音幘 靡旌摩壘 折
敵執俘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
者右入壘折 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
賊執俘而還 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
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道元伏以待賊至 又姜寶
誼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
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 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
逐之伏發寶誼為賊執 之外者周禮注卻其以事謀來侵伐
詳上

致師四

遺婦人服書稱陳姥

唐書杜伏威傳曰煬帝遣陳稜

以精兵討伏威稜不敢戰伏威

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

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錦衣驄馬立陣前

宋韓世忠

武功部

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

致師

圍淮陽城

元本與劉猷同引兵來救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
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
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犒師一

增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海錄碎事曰應
劬言多其牢賞注牢廩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
貞為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資曰掛甲錢班師又
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
公私重困

犒師二

增後漢書岑彭傳曰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

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溫傳
曰溫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
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
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
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
至一無所賜至滻水詔京兆尹王叔犒師惟糲食菜餒
衆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
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宋史高宗
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犒軍錢百五十萬緡

犒師三

武功部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犒師

弦高

展喜

左傳

秦人襲鄭

師曰

不勝

商

人

弦高

以乘車

先居

弟遣叔

由左

傳曰

楚師

以備

義

服

明

且

衛

不

國

道之

意

繼

乃

表

其

叔

至

鑑

宋

紀

于

待之

有

加

耘

乃

遣

表

其

叔

至

鑑

宋

文銘

萬

餘

驅

鹿

共

牛

後

漢

南

魏

書

設糲飯

五

代

史

紀

功

德

萬

詣

行

在

所

簡之

校

工

部

尚

書

鋪

之

亡

卒

多

賴

屈之

食

身

居

所

給

至

與

月

單

食

壺

孟武

以

迎

之

其

小

人

單

殺

妾

以

饗

賣女

為

費

具

積

備

衛

唐書

張

巡

傳

曰

巡

守

睢

陽

上

多

饑

出愛

妾

曰

諸

君

經

年

之

食

而

忠

義

肌以

啖

衆

惜

一

妾

而

坐

視

士

而

忠

泣以

令

食

之

遠

亦

殺

奴

僮

以

哺

卒

乘城

固

守

累

月

士

死

糧

且

君

戰

良

以是

女

賣

自

為

衆

士

曰

諸

君

戰

良

綾犒軍

以

繒

犒

軍

唐

書

韓

諷

之

及

過

謂宜

早

見

天

子

以

錢

二

十

萬

緡

與

使昭

通

鑑

唐

紀

曰

王

錢

二

十

萬

緡

唐書

李

絳

傳

曰

布

拜

魏

博

節

度

使

卒矣

一

日

禁

錢

百

五

十

萬

緡

賜

其

不激

請

斥

禁

錢

百

五

十

萬

緡

賜

其

弭兵

一

弭

兵

一

弭

兵

一

弭

兵

一

弭

武功

部

尉

監

真

約

卷

之

四

一

弭

兵

弭兵

一

弭

兵

一

弭

兵

一

弭

兵

一

弭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馘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釋怨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劔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辨矣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弭兵二

增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南唐書元宗紀曰帝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弭兵三

原忘戰 戰兵 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弭兵 不教 不戰 兵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宋為名 晉議去之 宋向戌欲戰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子罕謂向戌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武功部

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晉書吳
 平議悉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山濤盧欽
 云不宜去武備**韓脫兜鍪**殺漆弓韓愈詩曰佇纒貞觀烈
 忠嗣傳曰忠嗣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
 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
原戰戈橐矢歸馬放牛詩載戰于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示干戈倒載兵革不試殷禮曰武王克
 天下不復用也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然後天下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弛而不張**閭而**
 不用以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史記兵者聖人所**
 顯項有共工之陣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故刑法不可捐于國誅伐
 不可偃於天下但用之**偃革尚文****息兵修德**唐書
 有巧拙行之有逆順也定僂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
 蕭俛傳曰穆宗初兩河底定僂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
 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又

張文瓘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
 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
 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偃旗息鼓**寢析包戈**唐書
 庭傳曰明皇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
 邊召光庭與謀對曰諸蕃突厥為大贊幣往來願修和
 好有年矣若遣使召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矣願修和
 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記纂
 黑山引三傑詩序曰寢溟澥無波**邊陲罷警**孔帖
 輿問國庠記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
 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贊皇一品集與回紇元表
 書邊陲罷警車甲永藏**烽燧不驚**孔帖柳宗元表
 弓矢載囊車甲永藏**烽燧不驚**孔帖柳宗元表
 牛勿用烽燧不韜刃卷鎧**罷析銷鋒**唐書叛臣傳
 驚兵戎以息韜刃卷鎧**罷析銷鋒**唐書叛臣傳
 汴聲言襲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豪壽原去
 舒廬既韜刃卷鎧惟君命孔帖劉禹錫表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七

弭兵

五

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

弭兵四

原一拒越師

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勿安用爭城
地使之膏血塗于野草乎自握王權至
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願以兵為戒唐書李德裕傳
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願以兵為戒唐書李德裕傳
有功德裕慮快於武不可戰即奏言陛下征
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大功

弭兵五

增賦

晉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
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桺刃虹旗攝麾以就卷

增詩

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
用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李白發白馬詩

曰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宋王介甫詩曰羗兵自

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

增雅

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朝南宜廟宜
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古皇武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

增序

三傑詩序曰偃甲解軒銷金罷刃

增狀

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

增策

唐元稹策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

試功部

明鑑前卷一百一十七

弭兵

章鑠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
富壽立于內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富
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唐疏唐獨孤及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夫
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
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
義耶

伏兵一

增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
險阻潢井林木蒺藜薈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

也

伏兵二

增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
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
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
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
備見救至乃退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
廩丘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奔營設伏于
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
敗之遂陷廩丘 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渾吐

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噪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恭敬稱欲歸首榮輕之因陳兵登

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馳至塵鬬吐蕃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又曰崔乾祐爲陣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關翰軍奔潰略盡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懷輯降附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名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吳

元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

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岍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岍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驛軍兵馬使張崇獻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召相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又曰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又曰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旣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又曰楊行密攻秦彥彥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金帛薙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

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斃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 又曰鄭祗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即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又曰王式討裘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裘甫佯言乞降公曰賊憊斲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睢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

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爲遂擒焉 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霍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濱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

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說
選遠志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
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
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
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
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遼史太祖本紀
曰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
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
桃山下遣室韋人半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
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眾乘勝大破室韋 弇

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
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
達軍南門外楊璟住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
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弟五王率千艘
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
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
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內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
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又徐中山
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諸將計
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為三覆

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
既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
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水
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悞我選
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噪伏
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
御史盛景以直諫謫令羅江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
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開四門市中各閉戶
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
賊入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

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賊大北斬獲
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
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
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
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
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
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
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
又曰許忠節公達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畿
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簷宇垣闢一

實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隊伍
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焚一無所逞旗舉
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
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
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却射馬
中矢馬駭公下馬挾鏃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賊
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乃引去 又曰莫讚知鎮寧
州時土獠于駐殺其長累捕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徇
取紹恩故地未服者道當繇安莊明日公馳蹕候之中
途因要其入見既遣胡生關說令母離結帶刀劒令我

得善為禮駐報如命公乃集隸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
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趣要守禦者
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紹
恩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
撲駐兩廂伏發捽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

伏兵三

原思險

慮無

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

若今踞

解鞍

銜枚李廣望匈奴千騎乃下馬解鞍

之無聲也

設伏

潛師為三覆伏萬弩左傳公

君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

涓逐臚度涓夜至馬陵伏弩萬人見火則發

伏

下魏武帝志注呂布從東歸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
 人守陴悉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
 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有
 日復來太祖曰兵隱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有
 挑戰既合太祖曰兵隱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有
 李光顏傳曰裴度乃悉乘堤步騎並進遂大破之乃令輕兵
 奇兵自五溝至大呼集連城於汜口率輕騎觀之唐書
 精騎部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千餘伏
 樹鮑老旗通鑑宋紀曰王進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
 趙元昊寇渭州通懷遠城韓琦令任福併兵出敵之後
 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福違節
 制躍敵計中桑福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
 盤飛軍聲疑莫敢發福至四合驍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
 樹鮑老旗懾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

兵起自山背下擊官軍大潰福與
 諸將皆死士卒死者萬三三百人
 使壯士變服料
 奇兵易服賊後漢書馮異傳曰異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
 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乃縱兵前部異戰出兵以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乃縱兵前部異戰出兵以救之賊見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
 底降男女八萬人唐書王峻傳曰開元二年吐蕃
 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達延以兵踵而前
 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人易調服夜襲
 去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大者萬計應
 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大者萬計應
 選善射三千唐書杜悰傳悰將李圓中為泗州刺史會龐
 欲入封府庫悰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悰之謀也明
 儀自杏園濟河圍宴場賊皆殲焉又郭子儀傳曰子
 選善射三千唐書杜悰傳悰將李圓中為泗州刺史會龐
 而射既戰爲通賊薄營伏發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武功部

百人伏山下

百人伏廟中

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往先
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
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以八千人
屯焦山寺元術欲進和以歸又曰韓世忠以八千人
之因謂諸將曰是間濟江乃遣使迎問且約戰期以忠
岸側戒之曰虛聞江中鼓聲則岸百人伏廟中百人伏
擊之及敵策至果有五騎趨廟岸兵先鼓而入廟中
三騎則振策以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
詰諸獲者帥士卒為兩翼分千騎為八伏通鑑唐
則元術也 帥士卒為兩翼 分千騎為八伏 通鑑唐
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傍數寨見
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
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分千騎為八伏通鑑
開之濠中斬獲甚眾而還 舟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
慶之濠中斬獲甚眾而還 舟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

常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追之進
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徽其歸大興之守兵
走覆發大敗之遂薄開平
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

伏兵四

增蔽山伏

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為三橋以度
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
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火焚廬
落密眾得其度伏又敗秀實傳曰秀實從封常清討
大潰 得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鉅 為狹營小舍 唐書田
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鉅 為狹營小舍 唐書田
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度伏 為狹營小舍 唐書田
之行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蒙遁兵爭逐北遇伏大敗
名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蒙遁兵爭逐北遇伏大敗
伏萬人柳林中尚婢媼遺其吐蕃論恐勢屯大夏川
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其羅薛結心及莽羅薛呂
阻驪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
武功部 計監頭名卷二十一 伏兵

之恐勢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之不
進之狀恐勢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
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勢大敗伏兵
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勢單車遁歸伏
伏黃山兵略纂聞曰正德時妖賊李通寶竊發總督林
廷選令梧州守曹瑁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
十餘級賊入於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於秋風根蓋
其巢也謀知其必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
衣白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祭師一

增潛確類書曰凡軍行被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
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冑弓矢於座側
建朔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
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

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
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
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增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
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
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禡牙

祭師三

原祠黃帝 祭蚩尤 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 宜乎社
造乎禰 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 **增**事四望

武功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七

祭師

統

祠五兵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

祠者祠五兵予戰劍盾弓 **類乎上帝** 禡於征地

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祭名受命

於相禡於所征之地告祖也按類禡皆師祭也詩曰桓

類是禡是 **受成於學** 釋奠於學 有罪反釋奠於學

祭師四 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禡燾黃堂前

增 燾黃堂 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禡燾黃堂前

祭師五

增 詩 唐韓愈晚秋鄜城夜會聯句曰斬馬祭旄燾魚羔

禮芒屨

發軍一

增 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

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

一人以上必覆奏 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

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

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著然三咒羊

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

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

之期 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

發軍二

增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屯涇原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

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買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頃之劄營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發軍三

原牙璋

羽檄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

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名

急則以鳥羽示急也

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

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

符所以起軍旅易守而長朝野僉戴曰漢發兵用銅虎

符及唐初為銀龜符以免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

武功部

發軍

符功部

符功部

符功部

符功部

符功部

符功部

崔貧人唐書裴均傳曰劉闢叛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

黃霸
詳前

三

三

杓窠遼史國語解曰杓窠驚鳥總稱遼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

發軍五

增詩魏王仲宣詩曰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唐儲光義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詩曰鬼方生獫狁時寇盧龍營帝念霍嫫姚詔發咸林兵天星下文閣簡師臨我城三陌觀勇夫五餌謀長纓雷野大車發震雲靈鼓鳴李白發白馬詩曰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波武安有震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苦雪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劒登燕然

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增奏唐陳子昂奏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增狀唐陸贄上陳防秋之弊有曰今財置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啟我心挫國威也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

於轅門之外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獲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于神麇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先鋒一

增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青令廣軍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單于後漢書祭彤傳曰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宋書劉懷慎傳曰懷慎爲彭城內史從征鮮卑

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南史孟龍符傳曰龍符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賊數十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後周齊煬王憲傳曰高祖東伐齊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

三

鏖陣唐書馬三寶傳曰三寶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

寶先鋒鏖陣
前無堅對
相戒避先鋒
自請爲先鋒
五代史曰

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唐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通鑑宋紀曰李成將馬進紀共州張俊立兵告史

月餘進以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

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

金瓶梅詞話卷之五十四
吳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

先鋒三

被羽先登後漢賈復傳曰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

大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先武傳召復曰使上昔幾

草食後曰先噉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A small, irregular tear is visible near the top center, and a larger, more significant tear is located near the bottom center,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binding structure.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and the inner cover material.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historical.

晉書劉琨傳曰太

破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元多募勁勇。牢之與

東海何謙等以驍猛應選元以半之爲參軍領精銳爲

北府兵敵人畏之

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

奏功第一事完顏台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

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

功第一
震國中
年十七爲先鋒
獨范庭名與王超至烏白

池與賊遇時見金甚多
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却

先鋒四

禮表宋品龍符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馬交命摧鋒三

武功部
附錄
卷一百一
先金

捷每爲衆先及西勦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三入知死不卻

鄉導一

增孫子軍爭篇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爲獸疏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

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

鄉導二

增宋史太宗本紀曰四年庚申帝復自將伐契丹丙寅次金臺頓募民爲鄉導者百人 通鑑宋紀曰金以幹魯爲都統幹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離不銀术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

鄉導三

增縣民為導 漁人為導 通鑑唐紀曰劉士殷遣副使

潘宋紀曰忽必烈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者聞

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

舟且為用呂文煥得郭藥師又宋紀曰元人南侵

鄉導八編類纂曰蔡靖遣郭藥師用呂文煥與劉整為

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

浩以降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

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鄉導四

增姜綰不用鄉導 兵略纂問曰明姜綰用兵不用鄉導

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繇故兵行

能測人莫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武功部十三 間諜 占候 務德

間諜一

增太公六韜曰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

之意以為間諜 **原**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 以其預先知敵人之情而制先

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

人而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

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鄉間者

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 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內

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間諜

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
有隙就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我因來視我
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因厚賂
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間死
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者也詐
事於外佯漏洩之使敵間知之吾所行不問至敵中為敵所得
必以誑事輸敵從而備之吾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
敵幽陰深密故曰死間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
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之亡免相勅勿洩佯不祕密令
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已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
故曰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
死間為已知其實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祿賞則反
彼所為已知其實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祿賞則反
還報故曰生間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祿賞則反
為敵用洩賞莫厚於間賴其用事莫密於間
我情實賞莫厚於間賴其用事莫密於間

非聖智不能用間不能得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
用意密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
而不漏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
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
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新舊有急令吾間必索知
則呼之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令吾間必索知
之敵間之來問我者因而利之道而舍之吾人遺以重
利復導而舍止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
之可令詭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鄉間內間者皆可
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鄉間內間者皆可
使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
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之主當知五間

其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反間五間之本事之要也

故當在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商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增吳子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引非一也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

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返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

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獨與已
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間使既遲違恐被
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
間人人亦用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
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察我
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
善啗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
為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為實
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 李靖問對曰按孫子用間
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

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
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間諜二

原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
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
元蓋用此術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元華

若不因問謀無由得入楚軍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又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戮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

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音寺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此反用彼間也又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左傳曰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註我請為衛問謀先以兄弟往邢求仕焉又曰楚太子建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

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

諜焉遂殺子木原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

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

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

恣所為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

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

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即佯驚曰吾以為亞夫

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

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

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

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

亡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

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于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

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

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
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
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
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
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
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
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
鞭之見血使誦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
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
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

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
軍此用內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

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
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
相遇戰敗死之斯亦同班超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

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
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
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
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
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嶠澠遂清澠音東魏大將

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齊律斛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

萱以饒舌斥已也

陸令萱即後主乳母

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

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增

晉書麴允傳曰劉曜逼長

安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于允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周書韋孝寬傳曰孝寬善撫御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斬

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原**唐衛公李靖伐突厥頡

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

擊破之 亦以唐儉為死間之勢 **晉**又李光弼傳曰饒陽賊五千

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賊方飯襲殺之且

盡 又曰史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

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

銳未可輕動 南唐書浮屠傳曰後主時有北僧號小

長老自言募化而至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

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

能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搖人心

及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

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

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 通鑑宋紀曰趙

元昊有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為

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

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使持書以

間野利元昊果疑之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

世衡知元昊所遣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使者

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

天都又為置祭壇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

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東軒筆談曰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通鑑宋紀曰劉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繼而上之兵略纂聞曰僉事熊景任廣西二廣節鎮都臺朱公檄公勾當潯桂諸徭公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徭所若爲潛竄貿易者徭不疑也集來詞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室以巨木計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徭懼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徭及獠獠數十姓弇州史料韓雍傳曰兩廣蠻寇反雍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備仁

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廼知間也又慎侍御山泉公為漳浦令時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偽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又三大功臣傳曰宸濠反王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

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為國至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

間諜三

邦汭

中訶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汭讀為

漢書淮

南王使女陵中

一曰

調候伺者朽政反

秦謀

晉規傳

功部

間諜

上

間諜

上

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傳晉人之規宋
者歸報于晉侯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子罕突之哀
曰善哉規之孔子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子罕突之哀
希烈愛其才數饋遺而欲止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
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為大將希烈年希烈果反
任遺以七屬甲詐為慎書行反間帝遣使斬之臯表列
其誣以宋史岳飛傳為慎書行反間帝遣使斬之臯表列
豫軍可以間而動耶吾軍中得飛元劉豫結祐罕而兀木惡劉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
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齊持書竟不至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木事耶因謂
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謀股納書戒勿泄謂
歸以書示兀木遂廢豫大縱謀禽謀唐書高仁厚傳
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大縱謀禽謀唐書高仁厚傳
于賊約不得軍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者自言父母妻于因
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青曰歸順皆得復農矣日
謀去又崔義元傳曰睦州女子陳順真反義元統眾縱

擊之至下淮成 鬻茶 販油 通鑑唐紀曰王建急攻
禽其謀數十人 里之有狗屠王鷄請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峰野巨五十
遣之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建
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王師範遣行軍司
瑄等解于守備而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
馬劉鄩取兗州為販油者入城謂其虛實及兵所從入
州鄩先遣兵五百夜自水竇入 使伯嘉
午鄩將精兵悉定市人皆不知 告幕
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告幕
左傳范宣子數彭羅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三巡數之
師伐絞分涉於彭羅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三巡數之

告幕 漏多魚 齊又謀告伐之使伯嘉
師伐絞分涉於彭羅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三巡數之
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告幕
左傳范宣子數彭羅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三巡數之
師伐絞分涉於彭羅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三巡數之

扁額 竊畫像 通鑑宋紀曰金遣劉蕡師于多魚
有伍員祠闕闕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
扁額 竊畫像 通鑑宋紀曰金遣劉蕡師于多魚
有伍員祠闕闕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
扁額 竊畫像 通鑑宋紀曰金遣劉蕡師于多魚
有伍員祠闕闕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

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
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所以示
又曰南唐林仁肇常欲復江以北舊境不信後卒如
仁肇威名昭著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不
此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使者將來
歸白江南主江館主曰將以此賜仁肇仁肇使將
降曰齊將遁左傳晉侯圍原謀曰齊人將遁原將
虛實善刺情偽刊唐書李愬傳曰齊人將遁原將
愬益悉賊虛實又王鏐傳曰一切撫之故謀者反效
細大畢移書還謀釋縛飯謀又善刺軍中節度江表
寇獲謀者吏請討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晟羅士
院差悔不敢侵邊又李晟傳曰晟還其謀曰晟羅士
守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等
善為賊守勿不忠朱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訓刺中國洞知蕃情又張仲武傳曰回鶻常有酋長
國張仲武使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
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處乃先以宣門將軍
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
遣人馬多病死使通鑑宋紀曰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
得以為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先
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
得川廣吳楚之地玉帶與謀銀函行間五代史
傳曰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
其後戶部尚書李鏐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
稱蕃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鏐即引誥者見重吳國以
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誥者使誥者見重吳國以
緡初司馬通鑑唐紀曰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
行雲南兵雲南內歸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
屯于瀘州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使東蠻轉致吐蕃
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財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
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
武功部

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販者

輒知火伍輒報兵略纂聞曰沈希儀擢右江參將右

兩使賊巢公陰求得素于獵人商販者數十人給銀五

至則塞寨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獵人雖販者則樂殺人然販者

以錐絕棧深菁販者無所食恐損一販者則動靜販者不至是

奔走報公又曰沈希儀在右江令諸獵人得出入買賣

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調賊後賊發其火伍

人夫人好言慰勞賞之而間謂諸獵人令其妻于來見夫

又令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宛察羣婦以銀簪其頭

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勞苦之使言矣是賊中其夫嘗以

中消息或搖不肯言婦每啜之使言矣是賊中其夫嘗以

捕伏聽李牧多間諜史衛青傳註伏于隱處聽軍虛

為間諜火多使覘者得實以歸出彼中委曲以報

謹烽火多

兼通鑑宋紀曰宋仁宗時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

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戰頃之士勇皆可

契丹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

契丹和議益鼓視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得契丹謀者釋

至和議益鼓視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得契丹謀者釋

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

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大主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

謀請加絨印因厚賜以金縱還呼主使按籍書實數與之

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

間諜四

詐為書若同亂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為渾瑊書若

馬也騎謀虛實又曰朱瑄留漢州全忠令友裕馳壯

兵戰全忠南走無井有泥東軒筆錄曰會瑄引還外

絕重去幾不脫元昊云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

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願取溝泥使人

武功部

間諜

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為渾瑊書若

馬也騎謀虛實又曰朱瑄留漢州全忠令友裕馳壯

兵戰全忠南走無井有泥東軒筆錄曰會瑄引還外

絕重去幾不脫元昊云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

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願取溝泥使人

武功部

間諜

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為渾瑊書若

乘高以泥草積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
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即斬戎解去
從水中為偵兵略纂聞曰徐達攻平江時平江城堅難
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為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為間因盡得其虛實

占候一

曾太公六韜曰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
符驗較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又曰五行之道天地
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
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元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

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
伏勝之徵成敗之機 又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
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
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
破敵相陣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
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
眾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
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
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
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

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太平御覽引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整然若雨是爲天

霑其師失三軍將行旗旂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埤雅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鳥集者虛也言古之善料兵者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知遁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詞林海錯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車後大戰殺將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三日亡 又集異志曰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

陽成臯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草妖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占候二

增左傳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鵠之賁賁天策惇惇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輻折為三天

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灑吾兵也晉書載記曰麻秋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張重華命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貞萬餘落破之隋書長孫晟傳曰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上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

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唐書薛萬均傳曰柴紹之討梁師都也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又李晟傳曰晟之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以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元遠吾安知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又王重榮傳曰帝幸

定州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五代史唐臣傳曰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通鑑宋紀曰柳開知代州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土寇將至矣龔州史料曰都督馮勝攻某城劉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旻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

狼風也遇則當氣盤蛇日抱耳唐書吳元濟未破
石盤東南氣如旗鼓矛盾皆顛倒橫斜少頃黃白氣出
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司馬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
氣賊必喜象也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宋史曰宋真宗
景德元年十一月見其祥宜修事應之宋史曰宋真宗
日抱耳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言望雲物考著龜
唐書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城會平涼李
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以爲援既會元諒望雲物
曰不祥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奔還
元諒兵成列出何日帝名牛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
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
也既而流星如火雲氣如山後漢書董卓傳曰邊
師果敗而流星如火雲氣如山後漢書董卓傳曰邊
兵美陽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
餘人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火長十
首數十級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圍昆陽自斬

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
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水
變爲血雲狀如樹爲行軍元帥計之將發大饗士杯
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名
耳顧我無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祗禍惡貫盈今仗威
靈以問罪無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徵盡飲而罷衆心爲
安唐書馮智戴傳曰智戴入朝帝聞其善兵指雲問
曰下有賊金利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星墜賊營
長在金帳有星墜賊營女子陳碩真反崔義元發兵拒之
風拔坐帳有星墜賊營女子陳碩真反崔義元發兵拒之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于彥渴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三平自臨安所部于彥渴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豫道勝日預卜吉凶唐書裴
即下令兼程而進豫道勝日預卜吉凶唐書裴
曰行險通陰曆術每戰豫道勝日預卜吉凶唐書裴
古主每征伐必令耶律楚材預卜吉凶唐書裴
符之然雉集府舍壘集城門集廣陵府舍占者以
武功部

尚書貞元卷二十一

占候

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
唐書鄧景山曰文吏拜齊節度使徒淮南有蜀集城門鄧班語景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占候四

京 違晦 左傳楚師陣不違晦 六甲日窮 鄧禹字仲華

出馬因得吏治以六甲窮日不 東南角虛 段熲為張所敗

在圍中夜謂類曰東南角無復羗宜乘 增 氣若城 唐

王世充引軍與李密戰洛南有氣 營上雲氣甚佳 代

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眾幾盡 吾與楚人 矛端生

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破也 火 此海錄碎事曰矛端生火 日中有黑子 高帝以劉基

為太史令日中有黑子星奏東南當失 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占候五

增 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忠憤必在梟夷

况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

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

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今朕奉天道以行誅

務德一

增 司馬兵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

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

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唐書蕭俛傳帝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

務德二

增唐書李靖傳曰靖為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分記曰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為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為將道家所

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陰德所致

務德三

原鄧訓

祭彤

後漢書羌胡吐病死輒以刀自刺訓聞其病不與刀使治之愈者非一又彤

為遼東太守偏何邑落

德攻

義勝

撫敵人

殯

敵師

吳志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將士等家屬輒厚遇之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厚加殯斂二人子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迎喪祔禮遣之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既而世衡起入內第謝世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是得其死力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不妄殺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不籍降

增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其死節厚遇之

稱疾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

武功部

尉遲頊名卷二百十八

務德

務德

務德

務德

務德

務德

務德

務德

務德

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公共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為誓及克城城中皆安堵唐人
 書蕭銑降李靖入其都或請靖殺將拒戰者家資以
 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
 以拒師木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先
 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
 籍由是死守非善策也止不
 傳荀吳圍鼓晉文伐原
 色姑修而城食竭人請以城叛穆子不許請降曰猶有食
 也又晉文伐原命三日之糧以衣供寒以絹償
 原不降命去之詳示信三日之糧以衣供寒以絹償
 稻左傳叔弓圍費不克治歐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之費人飯南氏供其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
 吳境刈稻為糧計所取送絹償之
 若親戚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隣國望我歡若親戚
 增號令暢南海恩信被

異域唐書李孝恭傳曰孝恭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
 有九州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欽附者四十
 二廣幾十年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
 國皆可以頤指氣使公解衣以贖一州行軍惟知
 三事兵略纂聞曰胡世寧令趙元瑤捕太平酋豪李濬
 其州治濬走保山寨未拔公解衣齎犒元瑤曰以吾衣
 贖一州治濬走保山寨未拔公解衣齎犒元瑤曰以吾衣
 粟以賑被囚之民且悉除其租稅一年而已不殺人不虜
 人婦女不焚不毀人廬舍以故所至健
 兒驩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苗格周文因壘而崇降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
 武者文德之輔助

務德四

武功部

目錄頁

務德

三

增 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大布誠信且務
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以
歸

增 諭明太祖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唯當以德
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 又諭北征諸將
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
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
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
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
陰騭美事好共爲之

行惠一

增 三略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
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
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
恩不倦以一取萬

行惠二

增 史記趙奢傳曰趙用趙括爲將其母上書言于王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
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王所賜
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 漢書皇甫規傳曰先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又皇甫嵩傳曰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堅鐔傳曰鐔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晉書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李

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于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麪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南史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竊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

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 又李晟傳李懷光反晟受命圖收復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苦 又曰劉潼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問所欲不幸死哭之 又曰烏重脩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脩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 又曰殷侑拜義昌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 又曰吳少誠之誅詔盧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朝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 通鑑唐紀曰柳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

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佚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躡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 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曰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懼樂 八編類纂曰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

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六年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又遣使賜湖南戍兵方藥 又元紀曰仁宗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明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至威寧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又曰仁宗為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

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行惠三

原挾纘

置金

左傳楚子伐蕭帥人多寒王循三軍撫

楚反上拜

寶嬰大將軍

賜金千斤

嬰陳于燕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叱疽

下將士過者

令裁取為用

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不騎乘

起為將士卒

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並分菽粒
 而食之北齊朝夕芻黍黍粱何也
 典略曰北齊朝夕芻黍黍粱何也
 不史岳飛傳曰飛善無士卒其吐三
 宋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
 女凡有頌鵠均給死事者哭之而
 軍吏秋毫無私給死事者哭之而
 與兵曰為者則賜者則士百禮志
 以絹全珠者家退詔賜絹七百禮
 無自入已者家哭介夫鋪孺子記
 之哀詳間政親載國語勾踐命當
 死三月釋政親載國語勾踐命當
 不舖也無不政親載國語勾踐命
 非身種夫無不政親載國語勾踐
 車熟食者分而後食不衣其名
 見上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
 未徧惠足使左傳曹劌曰小惠未徧
 論語惠則足以使人

嘗吐調藥三
 軍士未安終
 樂為致命
 調藥將遠
 或子娶其
 後漢書華卓
 得賜緡悉分
 為揚州刺史
 者設祭哀臨
 宋陽門之介
 司城子罕哭
 年釋政支子
 子游者無
 分賞賜廬在
 分熟食
 國之行國之
 夫死司城子
 記曰宋陽門
 鋪孺子記曰
 哭介夫鋪孺
 哭介夫鋪孺
 哭介夫鋪孺

增祭割股

哭嘔血唐書曰烏重脩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
 脩古之良將無以加也孔帖司空李勣每會將兵在
 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于
 下前為用所向多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原單于
 皆為懷恩衛士報德後漢徐秉字伯初為征西將軍軍于
 漢蓋寬饒字次公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
 撫循疾報寬饒醫藥及歲終交代衛士數千人叩頭願自
 留德宣帝嘉之壞帳為襦脫衣與歛晉謝尚字子仁
 始到官郡以布三十四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
 士襦袴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士卒死脫衣與歛之
 卒乘與嘗隱民取食傳魯昭公伐季氏子家子曰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御眾在寬使人由惠增
 取食為之徒者眾矣漢司馬遷任少卿書曰以為
 絕甘分少弔死問疾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
 武功部

行惠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後漢馮異傳先武下
 大司馬曰今遣大中大夫賜征西使士死傷者醫藥棺殮
 死問疾以崇謙讓數果必共寒水不嘗蘭陵武王曰
 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
 共之又曰趙郡王琛薨子徽在途中暑除蓋扇親與
 兵數萬其勞苦而城于時盛夏徽在途中暑除蓋扇親與
 軍人同其勞苦而城于時盛夏徽在途中暑除蓋扇親與
 道以數息冒暑熱遂遣溫水追送每歲藏水長史宗欽
 對之數息冒暑熱遂遣溫水追送每歲藏水長史宗欽
 消液竟不一嘗兵脫鞞以賜裂幄以衣後周書曰
 人感悅遐邇稱歎脫鞞以賜裂幄以衣後周書曰
 接下山谷履步勤苦皆人所未康銳情教習至于治兵
 步而行者帝親履步勤苦皆人所未康銳情教習至于治兵
 踐而行者帝親履步勤苦皆人所未康銳情教習至于治兵
 貝州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吳寧守
 愛之脫衣解馬賜卮贈伎散戲下有功者脫衣解馬
 賜之問一舍州史料曰王越御軍能散戲下有功者脫衣解馬
 不之問一舍州史料曰王越御軍能散戲下有功者脫衣解馬

一千戶調賊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嘯大喜曰寒矣手
 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存問家室
 之乎以子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又常視其資糧存
 厚資婚嫁問家室故能傳曰勉遣成兵又常視其資糧存
 女給銀至錐婚嫁問家室故能傳曰勉遣成兵又常視其資糧存
 護身勅通鑑宋紀曰熙寧十年賜熙寧十年賜熙寧十年
 軍士艱苦者賜帛免夏秋稅乃明與故紀聞曰太祖念
 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誠
 其辭為護身原分觴酒豆肉給韋袍複帽王勾踐越
 將伐吳謂中包胥曰在孤側者觴酒豆肉未嘗不分國
 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老晉書劉
 弘傳弘為荊州嘗夜起問城土持更者數聲甚苦呼
 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孺弘謫主者給韋袍複帽王勾踐越
 增家財頒士卒私財賜麾下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
 武功部

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唐書馬燧傳田悅賜麾下德宗嘉其詔出恩加挾纘念師人之多
寒惠表投醪感戰士之俱醉大事在戎是重握兵
之要 小人懷惠必資挾纘之恩

行惠四

戰得金寶盡散唐書李密傳密戰得金開心待人
又南霽雲傳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
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身居戟
戶踰月又任迪簡傳曰迪簡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
月軍中感其公請賜與悉分士伍財廉每朝廷賜與
安臥內迪簡乃請賜與悉分士伍財廉每朝廷賜與
輒至軍門自取一錢錄悉民始知有生之樂又裴
分士伍由是眾感發無不奮

初吳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者以軍法
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獨除往來不限
書夜民始知賊降輒聽其便又李愬傳愬為隨唐節
有生之樂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與孤未葬
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
愬死故山川險易與先冬頒衣絮署錢徽傳曰樊澤
賊情偽一能曉之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
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
士乃劉父通鑑唐紀曰劉悟務為寬惠使亡卒多
大陽賴全活詳鶴師三作糜粥注

行惠五

制唐元稹鎮州制曰田弘正首除去苛暴昭宣惠和
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為先是以魏

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讓相與於道矣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淄青狀曰葬戰死之骨增以延賞憐刀傷之肌薦其廩給

增令明太祖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為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增諭南京新造宮殿成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以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母令失所

示信一

太公文韜曰使之而觀其無隱使之而不隱者信也
又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
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
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司馬法曰成列而鼓是以明
其信也 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數變則令雖出衆
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不得故上無
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
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又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 黃
石公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註如
春夏秋冬有一定之時如地 又曰霸者結士以信信
之生長收藏有一定之理

衰則士疏

示信二

增唐書頡利請和翌日刑白馬與盟薛延陀回紇諸部
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懼王師引兵入朔州議者請責
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
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邪 又曰段秀實擢光祿
少卿俄而荔非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
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 宋史种世衡傳曰
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
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

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
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
世衡必不能至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
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聽命 兵略
纂聞曰嘉靖間胡世寧知廣西太平府時太平多土官
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略去文法
嘗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歎語良
久乃還

示信三

原戰器

守物

左傳申叔時曰禮信戰之
器也信以守物戰所由克

饋藥

互

市晉羊祜為鎮南以德綏懷吳將陸抗疾祜遺之藥抗
服之或疑止之抗曰羊公豈賊人者哉吳之未平
周浚字開林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
為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慎無為小利
忘大備候者得書 待期 尅日 軍門而呼曰不待期
與浚浚曰君子也 晉盟 原
鎮南每與敵無勇也 晉羊祜字叔子為
降又晉侯欲用人是也 戰而不為掩襲之計 晉盟 原
伐原以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
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
人退一舍 仗信 推誠 行義 立志
行義以成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又伯州犂曰求逞志而棄信巡傳曰南霽雲見
信以立志 斷指 披心 賀蘭進明愛霽雲壯士欲
留之霽雲泣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
斷指一處大驚為出涕 又馬燧傳曰賊將徐庭光守
武功部

引證頁名卷一百一十八

示信

三

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眾
 乃挺身至城下見庭光輝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
 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再拜燧曰公
 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
 欺耶今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末對燧曰爾以我為
 皆流涕呼曰吾等更以數騎入其城
 城眾大呼曰吾等更以數騎入其城
 在信 **曾**示以至誠 待如故吏 **原**推已貴誠 訓戎
 黨項美渾等三十萬掠涇邠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賊眾數十倍
 儀將出左右諫我欲野戰不可信子儀曰賊眾數十倍
 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誠舍人京兆人史宗澤傳曰賊眾
 降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兆人史宗澤傳曰賊眾
 城往參宗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中上陰衛澤曰正當
 披心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動况人乎及進至澤勞甚
 至待之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對榻臥起 解甲酣寢

唐書鄭滑盧羣辟孔戣為判官羣卒總攝留務監軍楊
 志謙雅不自肆眾皆怨戣邀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
 謙憚嚴不敢動明太祖擒陳兆先降其眾擇其驍勇
 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太祖謂曰既活
 暮悉令入衛所舊人於外解甲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原授律即戎位既崇於四七 推誠示信言不可以
 二三

示信四

無詐無虞

左傳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為卿全信 唐
 蘇定方傳曰都曼降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
 臣向喻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示信五

書贊皇一品集與黠戛可汗書曰豈必罄徑路之金

示信

計盈貢為卷二百十八

示信

三

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

唐楊炎出師紀聖功頌曰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

人之暮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